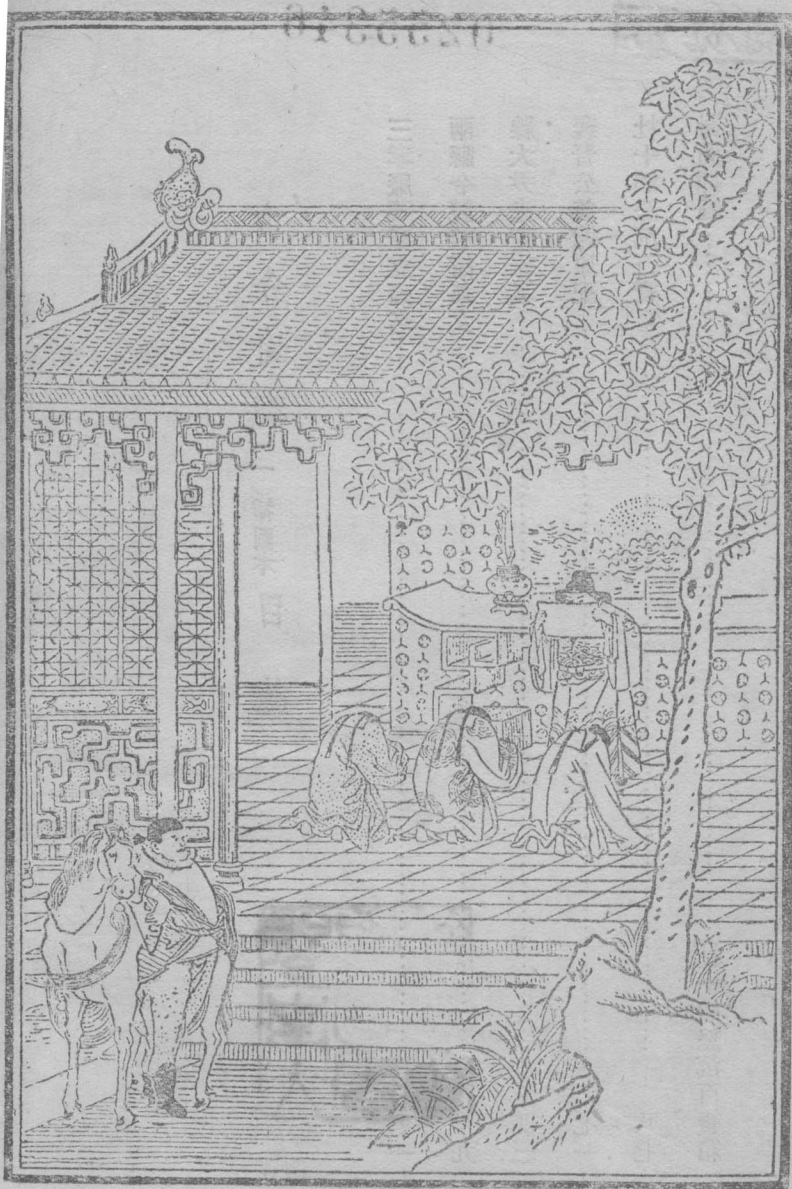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孝廉讓產立高名

0255346

古今奇觀(一)插圖本目錄

(3)

三孝廉讓產立高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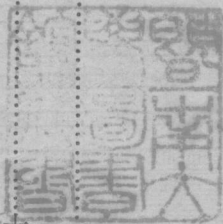
兩縣令競義婚孤女

滕大尹鬼斷家私

裴晉公義還原配

杜十娘怒沉百寶箱

封面插圖



一

四三

七一

八七

杜十娘怒沉百寶箱

三孝廉讓產立高名

紫荊枝下還家日，花萼樓中合被時。同氣從來兄與弟，千秋羞詠豆萁詩。

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，用著三個故事。看官聽在下一分割。第一句說「紫荊枝下還家日。」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，從小同居合爨。長的娶妻叫田大嫂，次的娶妻叫田二嫂，妯娌和睦，並無閒言；惟第三的年小，隨著哥嫂過日，後來長大，娶妻叫田三嫂。那田三嫂爲人不賢，恃著自己有些粧奩，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，一桌上喫食，不用私錢，不動私秤，便私房要吃些東西，也不方便，日夜在丈夫面前攬撥：「公室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，一出一入，你全不知道；他是亮裏，你是暗裏；用一說十，用十說百，那裏曉得？」目今雖說同居，到底有個散場。若是家道消乏下來，只苦得你年幼的。依我說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將財產三分撥開，各人自去營運，不好麼？」田三一時被妻所惑，認爲有理，央親戚對哥哥說，要分析而居。田大，田二，初時不肯；被田三夫妻內

外連連催逼，只得依允，將所有房屋錢穀之類，三分撥開，分毫不多分毫不少。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樹，積祖傳下，極其茂盛。既要析居，這樹歸著那一個？可惜正在開花之際，也說不得了。田大至公無私，議將此樹斫倒，將粗本分爲三截，每人各得一截；其餘零枝碎葉，論秤分開，商議已妥，只待來日動手。次日天明，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。到得樹邊看時，枝枯葉萎，全無生氣。田大把手一推，其樹應手而倒，根芽俱露。

田大住手向樹大哭。兩個兄弟道：「此樹值得什麼，兄長何必如此痛惜？」田大道：「吾非哭此樹也，我想我兄弟三人，產於一姓，同爺合母，比這樹枝枝葉葉，連根而生，分開不得。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葉，所以榮盛。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，那樹不忍活活分離，一夜自家枯死。我兄弟三人，若分離了，亦如此樹死枯，豈有榮盛之日？吾所以悲哀耳。」田二，田三，聞哥哥所言，至情感動，——可以人而不如樹乎？遂相抱做一堆，痛哭不已。大家不忍分析，情頭依舊同居合爨。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，出來看時，方知其故。大嫂，二嫂，各各歡喜，惟三嫂不願，口出怨言。田三要將妻逐出，兩個哥哥再三勸住。三嫂羞慚還房，自縊而死。此乃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這話閣過不提。再說田大可

惜那棵紫荊樹，再來看時，其樹無人整理，自然端正，枝枯再活，花萎重新，比前更加爛熳。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了，各人嗟訝不已。自此，田氏累世同居。有詩爲證：「荊紫花下說三田，人合人離花亦然。同氣連枝原不解，家中莫聽婦人言。」

第二句說「花萼樓中合被時。」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，大唐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所建。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。他原是唐家宗室。因爲韋氏亂政，武三思專權，明皇起兵誅之，遂卽帝位；有五個兄弟，皆封王爵，時號「五王。」明皇友受甚篤，起一座大樓取詩經「棠棣」之義，名曰「花萼」，「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；又製成大幔，名爲「五王帳，帳中長枕大被，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。有詩爲證：「羯鼓頻敲玉笛催，朱樓雲罷夕陽微。宮人秉燭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歸。」

第四句說「千秋羞詠豆萁詩。」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，有弟曹植，字子建，聰明絕世，操生平極所寵愛，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。曹丕銜其舊恨，欲尋事故殺之；一日，召子建問曰：「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，朕未曾面試。今限汝七步之內，成詩一首。如若不成，當坐汝欺誑之罪。」子建未及七步，其詩已成，中寓規諷之意。詩

曰：「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」曹丕見詩感泣，遂釋前恨。後人有詩爲證：「從來寵貴起猜疑，七步詩成亦可危。堪歎釜其仇未已，六朝骨肉盡誅夷。」說話的，爲何今日講這兩個故事？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，不比曹丕忌刻，也沒有子建風流，勝如紫荊花下三田，花萼樓中諸李，隨你不和順的兄弟，聲著在下講這節故事，都要學好起來。正是：要知天下事，須讀古人書。

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。那時天下又安，萬民樂業，朝有梧鳳之鳴，野無谷駒之歎。原來漢朝取士之法，不比今時，他不以科目取士，惟憑州郡選舉。雖則有博學宏詞，賢良方正等科，惟以孝廉爲重，孝者孝弟；廉者，廉潔。孝則忠君，廉則愛民。但是舉了孝廉，便得出身做官。若依了今日的事勢，州縣考個童生，還有幾千封薦書，若是舉孝廉時，不知多少分上鑽刺，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，孤寒的便有曾子之孝，伯夷之廉，休想揚名顯姓。只是漢朝法度甚妙：但是舉過某人孝廉，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，不拘資格，驟然升擢，連舉主俱紀錄受賞；若所舉不得其人，後日或貪財壞法，輕則罪黜，重則抄沒，連舉主一同受罪。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，不敢胡亂，所以公道大明，朝

班清肅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會稽郡陽羨縣，有一人，姓許，名武，字長文，十五歲上，父母雙亡，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，奈門戶單微，無人幫助；更兼有兩個兄弟，——一名許晏，年方九歲；一名許普，年方七歲。——都則幼小無知，終日趕著哥哥啼哭。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圃，夜則挑燈讀書；但是耕種時，二弟雖未勝耨鋤，必使從旁觀看；但是讀書時，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，將句讀親口傳授，細細講解，教以禮讓之節，成人之道，稍不率教，輒跪於家廟之前，痛自督責，說自己德行不足，不能化誨，願父母有靈，啓牖二弟，涕泣不已，直待兄弟號泣請罪，方纔起身，並不以疾言厲色相加也。室中只用鋪陳一副，兄弟三人同睡。如此數年，二弟俱已長成，家事亦漸豐盛。有人勸許武娶妻。許武答道：「若娶妻，便當與二弟別居。篤夫妻之愛而忘手足之情，吾不忍也。」由是晝則同耕，夜則同讀，食必同器，宿必同床。鄉里傳出個大名，都稱爲「孝弟許武」；又傳出幾句口號，道是：「陽羨許季長，耕讀晝夜忙，教誨二弟俱成行，不是長兄是父娘。」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，交章薦舉，朝廷徵爲議郎，下詔會稽郡。太守奉旨，檄下縣

令，刻日勸駕。許武迫於君命，料難推阻，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，一如我在家之時，不可懈惰廢業，有負先人遺訓；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，聽兩個家主役使，早起夜眠，共扶家業。囑付已畢，收拾行裝，不用官府車輛，自己僱了脚力登車，只帶一個童兒，望長安進發。一日到京，朝見受職，長安城中，聞得孝弟許武之名，爭來拜訪識荆，此時望重朝班，名聞四野。朝中大臣，探聽得許武尙未婚娶，多欲以女妻之者。

許武心下想道：「我兄弟三人，年皆強壯，皆未有妻，我若先娶，殊非爲兄之道，況我家世耕讀，僥倖備員朝署，便與縉紳大家爲婚，那女子自恃家門，未免驕貴之氣，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，異日我兩個兄弟，娶了貧賤人家女子，妯娌之間，怎生相處？從來兄弟不睦，多因婦人而起，我不可不妨其漸也。」腹中雖如此躊躇，卻是說不出的話，只得權辭以對，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，不敢停妻再娶，恐被宋弘所笑。衆人聞之，愈加敬重。況許武精於經術，朝廷有大政事，公卿不能決，往往來請教他。他引古證今，議論悉中窾要。但是許武所議，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，公卿倚之爲重。不數年間，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。忽一日，思想二弟在家，力學多年，不見州郡薦舉，誠恐怠荒失業，意欲回

家省視，遂上疏。其略云：「臣以菲才，遭逢聖代，致位通顯，未謀報稱，敢圖暇逸？古語有云：『人生百行，孝弟爲先；』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』先父母早背，域兆未修。臣弟二人，學業未立。臣三十未娶。五倫之中，乃缺其二。願賜臣假，暫歸鄉里。倘念臣犬馬之力，尚可鞭笞，奔馳有日。」天子覽奏，准給假暫歸，命乘傳衣錦還鄉，復賜黃金二十斤，爲婚禮之費。許武謝恩辭朝，百官於郊外送行。正是：「報道錦衣歸故里，爭誇白屋出公卿。」許武既歸，省視先塋已畢，便乃納還官誥，只推有病，不願爲官；過了些時，從容召二弟至前，詢其學業之進退。許晏、許普，應答如流，理明詞暢。許武心中大喜。再稽查田宅之數，比前恢廓數倍，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。

武於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，分與兩個兄弟定親，自己方纔娶妻，續又與二弟婚配，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：「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；今吾與汝皆已娶婦，田產不薄，理宜各立門戶。」二弟唯唯惟命。乃擇日治酒，遍召里中父老。三爵已過，乃告以析居之事。因悉召僮僕至前，將所有家財，一一分割。首取廣宅自予，說道：「吾位爲貴臣，門宜柴戟，體面不可不肅；汝輩力田耕作，得竹盧茅舍足矣。」又閱田地之籍，凡良田悉歸

之己，將碗薄者量給二弟，說道：「我賓客衆盛，交游日廣，非此不足以供吾用；汝輩數口之家，但能力作，只此可無凍餒，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。」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，說道：「吾出入跟隨，非此不足以給使令；汝輩合力耕作，正須此愚蠢者作伴，老弱饋食足矣，不須多人，費汝衣食也。」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，這番分財，定然辭多就少；不想他般般件件，自占便宜，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，全無謙讓之心，大有欺凌之意。衆人心中甚是不平。有幾個剛直老人，氣忿不過，竟自去了。有個心直口快的，便想要開口說句公道話，與兩個小兄弟做喬主張；其中又有個老成的，背地裏捏手捏脚，教他莫說，就此罷了。

那教他莫說的，也有些見識。他道：「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。許武已做了顯官，比不得當初了。常言道：『疏不間親。』你我終是外人，怎管得他家事？就是好言相勸，料未必聽從，枉費了唇舌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。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，十分之美，你我嘔這閒氣則甚？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，必然爭論，等他爭論時節，我們替他做個主張，卻不是好？」正是：「事非干己休多管，話不投機莫強言。」原來許晏

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，知書達禮，全以孝弟爲重；見哥哥如此分析，以爲理之當然，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。許武分撥已定，衆人皆散。許武居中住了正房；其左右小房，許晏，許普，各住一邊，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，暇則讀書，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，以此爲常。妯娌之間，也學他兄弟三人，一般和順。從此，里中父老，人人薄許武之所爲，都可憐他兩個兄弟，私下議論道：「許武是個假孝廉，許晏，許普，纔是個真孝廉。他思念父母面上，一體同氣，聽其教誨，唯唯諾諾，並不違拗，豈不是孝？他又重義輕財，任分多分少，全不爭論，豈不是廉？」起初里中傳個好名，叫做「孝弟許武」；「如今抹落了「武」字改做「孝弟許家」，把許晏，許普，弄出一個大名來。那漢朝清議極重，又傳出幾句口號，道是：「假孝廉，做官員；真孝廉，出口錢。假孝廉，據高軒；真孝廉，守茅簷。假孝廉，富田園；真孝廉，執鋤鎌。真爲玉，假爲瓦；瓦登廈，玉拋野；不宜真，只宜假。」那時明帝卽位，下詔求賢，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，登門禮聘，傳驛至京。詔書到會稽郡，郡守分諭各縣。縣令平昔已知許晏，許普，讓產不爭之事，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孝廉，行過其兄，就把二人申報本郡，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，一

同舉薦。縣令親到其門，下車投謁，手捧玄纁束帛，備陳天子求賢之意。許晏，許普，謙讓不已。許武道：「幼學壯行，君子本分之事，吾弟不可固辭。」二人只得應詔，別了哥嫂，乘傳到於長安，朝見天子。拜舞已畢，天子金口玉言問道：「卿是許武之弟乎？」晏普叩頭應是。天子又道：「聞卿家有孝弟之名，卿之廉讓，有過於兄，朕心嘉悅。」晏普叩頭道：「聖運龍興，闢門訪落，此乃帝王盛典。郡縣不以臣晏普爲不肖，有濶聖聰。臣幼失怙恃，承兄武教訓，兢兢自守，耕耘誦讀之外，別無他長。臣等不能及兄武之萬一。」天子聞對，嘉其謙德，即日俱拜爲內史。不五年間，皆至九卿之位。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，然滿朝稱爲廉讓。忽一日，許武致家書於二弟。二弟拆開看之。書曰：「匹夫而膺辟召，仕宦而至九卿，此亦人生之極榮也。二疏有言：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』既無出類拔萃之才，宜急流勇退，以避賢路。」晏普得書，即日同上疏辭官，天子不許，疏三上，天子問宰相宋均道：「許晏許普壯年入仕，備位九卿，朕待之不薄，而屢屢求退，何也？」宋均奏道：「晏普兄弟三人，天性孝友。今許武久居林下，而晏普並駕天衢，其心或有未安。」天子道：「朕召許武，使兄弟三人同

朝輔政，何如！」宋均道：「臣察晏普之意，出於至誠，陛下不若姑從所請，以遂其高。異日更下詔徵之，或仿先朝故事，就近與一大郡，以展其未盡之才，因使便道歸省，則陛下好賢之誠，與晏普友愛之意，兩得之矣。」天子准奏，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，許普爲吳郡太守，各賜黃金二十斤，寬假三月，以盡兄弟之情。許晏，許普，謝恩辭朝，公卿俱出郭十里長亭相餞而別。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，拜見了哥哥，將朝廷所賜黃金，盡數獻出。許武道：「這是聖上恩賜，吾何敢當！」教二弟各自收去。次日，許武備下三牲祭禮，率領二弟，到父母墓塋拜奠了畢，隨即設宴，遍召里中父老。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，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，自然聲勢赫奕。聞他呼喚，那箇敢不來？況且加個「請」字，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。許武手捧酒卮，親自勸酒。衆人都道：「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，老漢輩安敢僭先？」此時風俗淳厚，鄉黨序齒。許武出仕已久，還叫一句「長文公」，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，雖是九卿之貴，鄉尊故舊，依舊稱「哥」。許武道：「下官此席，專屈諸鄉親下降。有句肺腑之言奉告，必須滿飲三盃，方敢奉聞。」衆人被勸，依次飲訖。許武教兩個兄弟，次第把盞，各敬一盃，衆人飲罷，

齊聲道：「老漢輩承賢昆玉厚愛，借花獻佛，也要奉敬。」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。衆人道：「適兄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，老漢輩拱聽已久，願得示下。」許武疊兩個指頭，說將出來，言無數句，使聽者毛骨聳然。正是：「斥鷃不知大鵬，河伯不知海若。聖賢一段苦心，庸夫豈能測度？」許武當時未曾開談，先流下淚來。赫得衆人驚惶無措。兩個兄弟慌忙跪下，問道：「哥哥何故悲傷？」許武道：「我的心事，藏之數年，今日不得不言。」指著晏普道：「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，使我作違心之事，冒不韙之名，有玷於祖宗，貽笑於鄉里，所以流淚。」遂取出一卷冊籍，把與衆人觀看。原來是田野屋宅及歷年收歛米粟布帛之數。衆人還未曉其意。許武又道：「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，原要他立身行道，揚名顯親；不想我虛名早著，遂先顯達，二弟在家，躬耕力學，不得州郡徵辟。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，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，說他因兄而得官，誤了終身名節。我故倡爲析居之義，將大宅良田，強奴健婢，悉據已有。度吾弟素敦愛敬，決不爭競，吾暫冒貪饕之迹，吾弟方有廉讓之名。果蒙鄉里公評，榮膺徵聘，今位列公卿，官方無玷，吾志已遂矣。這些田房奴婢，都是公共之物，我豈可一人獨享？這幾年

以來，所收米穀布帛，分毫不敢妄用，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，今日交付二弟，表爲兄的向來心迹，也教衆鄉尊得知。」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，自愧見識低微，不能窺測，齊聲稱歎不已。只有許晏，許普，哭倒在地道：「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，僥倖得有今日，誰知哥哥如此用心，是弟輩不肖，不能自致青雲之上，有累兄長。今日若非兄長自說，弟輩都在夢中。兄長盛德，從古未有。只是弟輩不肖之罪，萬分難贖。這些小家財，原是兄長苦掙來的，合該兄長管業，弟輩衣食自足，不消兄長掛念。」許武道：「做哥的力田有年，頗知生殖；況且宦情已淡，便當老於耨鋤，以終天年。二弟年富力強，方司民社，宜資莊產，以終廉節。」晏普又道：「哥哥爲弟輩而自污，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，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；不惟玷辱了祖宗，亦且玷辱了哥哥。萬望哥哥收回冊籍，聊減弟輩萬一之罪！」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，你不收，我不受，一齊向前勸道：「賢昆玉所言，都則一般道理。長文公若得了這田產，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；兩位若徑受了，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。依老漢輩愚見，宜作三股均分，無厚無薄，這纔見兄友弟恭，各盡其道。」他三個兀自你推我讓。那父老中

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，挺身向前，厲聲說道：「吾等適纔處分，甚得中正之道；若再推遜，便是矯情沽譽了。把這冊籍來，待老漢與你分割。」許武兄弟三人，便不敢多言，只得憑他主張。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，各自管業。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；左右屋窄宇狹，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，晏普他日自行改造。其童婢亦皆分派。衆父老都稱爲公平。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，邀入正席飲酒，盡歡而散。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，欲將所得良田之半，立爲義莊，以贍鄉里。許晏、許普聞知，亦各出己產相助。里中人人歎服，又傳出幾句口號來，道是：「真孝廉，惟許武。誰繼之？晏普。弟不爭，兄不取。作義莊，贍鄉里。嗚呼，孝廉誰可比！」晏普感兄之義，又將朝廷所賜黃金，大市牛酒，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。如此三月，假期已滿。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，各要納還官誥。許武再三勸諭，責以大義，二人只得聽從，各攜妻小赴任。

卻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，備細申聞郡縣。郡縣爲之奏聞。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，稱其里爲「孝弟里」。後來三公九卿，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，不宜逸之田野，累詔起用，許武只不奉詔。有人問其緣故。許武道：「兩弟在朝居位之時，吾曾諷以知